

裘山山文集

遥远的天堂

裘山山 著

西藏是我灵魂的故乡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裘山山文集

遥远的天堂

西藏是我灵魂的故乡

裘山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天堂 / 裘山山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裘山山文集)
ISBN 978-7-5399-8886-3

I. ①遥… II. ①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703 号

书 名 遥远的天堂 (裘山山文集)

著 者 裘山山

责任编辑 汪 旭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86-3

定 价 190.00 元 (全 7 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 以一篇旧作开头 001
- 1. 飞向高原 006
- 2. 边走边忆 012
- 3. 爱西藏的男人 019
- 4. 回到拉萨 025
- 5. 空港故事 030
- 6. 爱西藏的女人 035
- 7. 晚宴：将军故事 043
- 8. 高原反应 049
- 9. 出发，从纪念碑下 055
- 10. 从拉萨到山南 060
- 11. 路过冰川 066
- 12. 终于到了错那 070
- 13. 高原，郝政委 073
- 14. 滚进山沟沟 076
- 15. 感觉边境线 080
- 16. 无湖的无名湖 084

17. 山中小木屋 088
18. 孤岛墨脱 091
19. 唇齿相依 097
20. 有一种狗叫军犬 103
21. 风景这边独好 107
22. 格桑花考 112
23. 大校心事 117
24. 塔登和日布 122
25. 突袭午餐 128
26. 青山埋忠骨 133
27. 无言天地间 136
28. 千山万水传遍 143
29. 雪山那边 148
30. 梦里杜鹃 154
31. 昨日硝烟 158
32. 高原温泉 162
33. 军嫂 165
34. 错那的树 170
35. 劳动的劳动节 175
36. 东章对峙 179
37. 沙盘 186
38. 将军崖 190
39. 遭遇车祸 194
40. 向北,再向西 198
41. 与你同行 202

- 42. 从藏北门前路过 208
- 43. 严酷的冷 213
- 44. 车啊车 218
- 45. 路啊路 223
- 46. 四十年前的爱情 231
- 47. 十八军后代 238
- 48. 八医院 244
- 49. 一个夜晚发生的事 249
- 50. 且歌且行 256
- 51. 岗巴故事 262
- 52. 遥望查果拉 266
- 53. 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271
- 54. 风雪高原 278
- 55. 军事记者 284
- 56. 走进亚东沟 290
- 57. 亚东往事 296
- 58. 爬雪山 302
- 59. 雪山哨所 308
- 60. 牺牲 314
- 61. 西藏的树 320
- 62. 结束语 327
- 再版后记 330

0. 以一篇旧作开头

《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八月，我又去了西藏。

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那片土地上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我。当我从成都那片常年灰暗阴沉的天空下，忽然飞进高原的阳光里，当我走下飞机，一眼看见那片熟悉的蓝天，呼吸到那缕清冷的、却是无比新鲜的空气时，我就知道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与它重逢。我忍不住张开整个身心对它说：你好，西藏！

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广袤的天空下，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

但对于常人来说，这种博大和苍凉常常会令内心产生恐慌。在一次去往日喀则的途中，我们为了拍照，停车在路边。前面，是望不到头的去路；后面，则是望不到头的来路。左右两侧是漫漫的沙砾地，一直延伸到远方那光秃秃的褐色山脉的脚下。目力所及处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因为想找一个

好的角度,我无意识中独自远离了汽车和同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猛然回头时,看见汽车正远远地开来。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如果我真的失去了现代文明的依傍,被意外地搁置在这儿,我还能生存下去吗?

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只剩下一个念头,一句感叹。平日里的所有欲望都退后了,生存又成了第一位。在这片土地上,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我因此崇敬那些能够活下去的人,崇敬那些从生下来就被搁置在这儿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这个时候还会感到自己的俗处,只能从人的自身出发去思想;没有一种能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镇静和平衡的精神世界;没有一种能与这自然对应的坚定信仰。

这个时候就很敬重那些独自行走走在路上,从偏远的土墙泥屋走向高高山顶的喇嘛寺庙的人们。他们也许衣衫褴褛,也许饥肠辘辘,但他们目标明确,步履沉稳;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他们用前半生辛勤劳作;后半生去走朝圣的路。我之所以说“走朝圣的路”而不说“去朝圣”,是因为他们往往死在路上。

所以每每我看见他们独自行走,或一走一匍匐时,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就会问自己:什么是你的朝圣之路?

显然,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前半生劳作后半生朝圣了,因为我前半生的劳作不是为了朝圣而劳作,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寺庙。也许我将终生在路上茫然地走,又终生无圣可朝。假若我因此没有来世,我能有什么怨言?

但无论怎样,西藏,仍以它的魅力将我吸引,将我诱惑。它让我负重的灵魂得以喘息,让我世俗的身体得以沐浴。

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旷达无垠的高原,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

树和灌木，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河上、山顶上的五色经幡，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我都会感到熟悉而又亲切，都会想起那句话：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有一个故乡。

是的，西藏，它是我灵魂的故乡。

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人的自然。在这里，与自然的对话，就是与灵魂的对话。所以对我来说，每次去高原，都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与老朋友的会晤和交谈。

此次临去西藏前，我不巧患了感冒。医生对我说，你最好不要去；同伴也好意劝我留下。连续打了三天大剂量青霉素之后，依然咳嗽不止，我自己也有些想退缩了。但奇怪的是，当我飞进西藏后，感冒竟然好了，很令同伴们惊讶。

我想这就是我与西藏的默契。

但西藏之于我，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西藏给予我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启迪？在去了三次西藏之后，我仍然无法言清。也许是永远无法言清。

站在那片高原，我常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因此而淡化了生存以外的欲念。人一旦从人的种种欲望中挣脱出来，从种种俗利的淹没中挣脱出来，就会变成自己的主宰。于是，常年穴居在都市的我，感觉到了彻底置身于自然的舒畅。

在这种时候，人的心灵往往会抹去岁月的泥沙，以纯净的声音和自然对话。

记得在去往藏北草原的途中，我一直静静地望着起伏无尽的草原和草原尽头的雪山。山顶很白很硬，山下的草地却很绿很柔和。我久久地注视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于是我记起，今天是我那个小外甥女的生日，她六

岁了。不知怎么，这件普普通通的事在这一刻想起，竟令我特别地感动。我默默地对着雪山和草原说：我唯一的姐姐，和我一起长大的姐姐，她竟然也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了。生命的延续就是这样的普通，又是这样的神奇而美丽。雪山和草原在那一刻忽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亮，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仿佛在回应我的心境。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热，几乎落下泪来。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与自然融合了，在那一刻与自然有了真诚的对话。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从北欧归来时，画了许许多多的风景画。这些画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东山魁夷所作。这位著名画家在北欧与他的大自然邂逅，在那片异邦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故乡的感觉，因此找到了一片可以与之对话的自然和风景。他为自己和那片风景创造出了馥郁的命运。他把他的灵魂融入风景，又将这些风景绘制成他的画。

我常常从东山魁夷的北欧风景画中，感受到他对那片风景的情感，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情感，它令我倍觉亲切。

一个人可以随时去旅行，但很难随时随地发现故乡。说来我也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但真正能令我产生故乡之情的，能一而再，再而三将我诱惑的，唯有西藏。

这一点，在第一次走上高原的时候，我是绝没有想到的。

也许这就是缘分。

从西藏归来，忽然之间就淡漠了许多欲望。临走之前的种种念头和怨艾，仿佛都被那高处的风吹走了，只留下一一种单纯的感觉。

重新走在熙熙攘攘的都市，重新见到一张张熟面孔，重新听到一些熟识的和生涩的消息，令我感到我被甩出原生活轨道的这段时间，这里是多么的热闹而又丰盛。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又夹在了走时看的那本书中间。

一切依旧。

西藏给予我的启示，似乎无法带出西藏。它超重，超大，以至使我无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财产带在身边，只能经常攀上去，感受它，然后搁下它。

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呵。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我会再次登上与它邂逅的旅途，一次又一次。

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乡土、血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在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一切的东西，那就是人类。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

这就是我与西藏的缘分。

一次邂逅，竟成永远。

一九九二·秋·成都

1. 飞向高原

飞机很大，是空客 340。我习惯坐靠走道的位置，阿岩就坐在了里面。阿岩像个小妹那样谦让我，我也就受了。我们俩都穿上了厚毛衣和棉毛裤，尽管那一天成都的姑娘都穿着衬衣甚至裙子，我们还是老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阿岩从广州来，差异更大。但她那双漆黑的眼里，闪着的全是兴奋和快乐。我不知阿岩看到我目光里有什么。我想一定也有兴奋，另外还有一小点不安。我总是这样。

这是我第十次进藏了，但飞向拉萨，是第七次。因为十次进藏中有三次是坐车进去的：其中川藏线两次，青藏线一次。

环顾四周，有不少外国游客，成群结伙的。内地游客也不少。这个时期，正是西藏热闹的时候。接近立夏，气候已经比较宜人了。何况来之前看电视上的报道，中国正在重新测量珠峰的海拔高度，我估计有不少人是冲那个去的。办登记手续时，我看见很多人除了大包小包外，还有长长的行囊，看上去像帐篷，显然是打算住宿野外的。是啊，有几个到西藏去的，是打算老老实实住饭店逛公园的呢？多数人的眼里都和阿岩一样，闪着兴奋的光芒。

我忽然想，飞西藏的飞机，无论人再多都不会超重的，因为大家的心都已经先期飞走了，飞上了高原。

不过我敢断言，像我和阿岩这样去西藏走边防的，这架飞机上没有第三

人了。

我们是受崔毅大校的邀请去走边防的。

一周前崔大校来成都开会，跟我说，五一期间我要带工作组下边防，你不想一起去？

这是他第三次邀请我了。我曾跟他说我还想去西藏边防跑跑，让他遇到合适的机会叫我。可前两次他叫我我都没去成，一次是儿子要考试，我自认为有责任守着他；另一次是任务太艰巨，我自认为会受不了。为儿子那次很难说是否正确，因为儿子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切还不领情；怕自己受不了那次却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那一次，崔大校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边境地区骑马加步行走了十二天，身体受到“重创”：回来后躺倒整整三天，粒米难进，一次性瘦了八斤。他原本像个铁塔一样啊。我那次若是跟他去了，创伤还不得加上几倍？竹竿还不得变成火柴棍儿？我对我自己的身体还是有客观认识的。

这一次，崔大校告诉我去要去的两个方向，全都通车。其中错那方向是我一直想去而没去过的，于是我痛快地答应了。儿子已去了异国他乡，五一假期我若不利用起来，也会糊里糊涂过去。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我给阿岩打电话邀她同行，她毫不犹豫地响应。阿岩是广州军区的年轻导演，自去年八月首次进藏后，她就热情而又坚定地爱上了西藏。短短十个月里已经三进西藏了。

崔大校开完会先进去了。走时说，你们二十五日进来，我接上你们就一起下去。

我们说，好的，我们二十五日进来。

这里需要解释三个名词：一、进去，即去西藏；二、出去，即离开西藏（好像西藏是一间大屋子似的，由我们进进出出）；三、下去，即从拉萨去往边境地区（哪怕此边防在海拔很高很高的山顶上）。

走的头天晚上，崔毅来电话问，怎么样，不会有变了吧？我说当然不会。我们明天一早就进来。他说，那好，明天见。

我想我也是变卦太多，弄得他对我没有信任感了。

其实去西藏，在我来说永远都是愿意的。面对西藏我就像面对一个渴望终生厮守的人，只等着神父问：你愿意吗？我好赶紧回答说，我愿意。只是以我一贯的性格，不敢随心所欲，内心的渴望总被小心地掩饰着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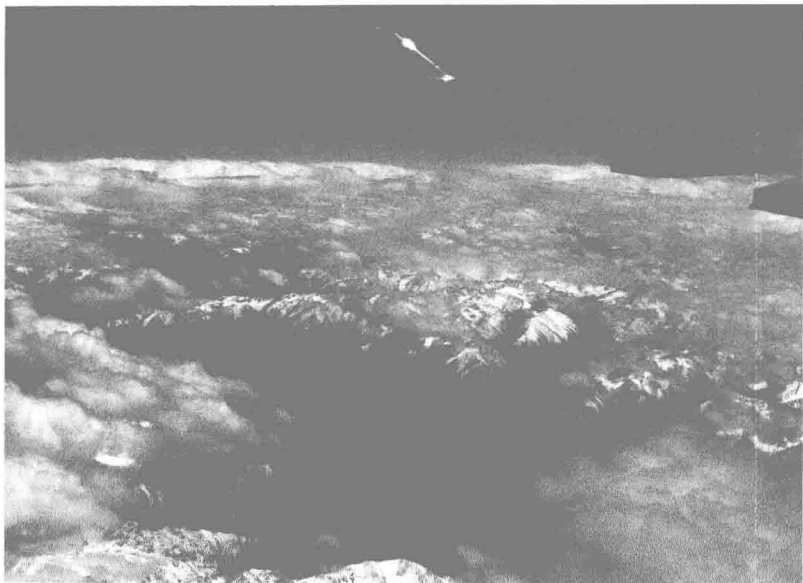
我曾和朋友说，我第一次进藏就已经三十岁了，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否则我会申请调进西藏工作的。至少十年。我喜欢那个地方，喜欢那里透彻的阳光，晴朗的天空，绵延的雪山，博大的静谧，深远的神秘。这一切的一切，在我客居的成都，是一样都没有的。

虽然专家们都说成都是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它的海拔，它的年平均气温，它的植被，它的水质，它与雪山的距离，等等，都非常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可是有一点专家们没有考虑，即住在那里的人的心情。由于常年多云，成都很难见到太阳。住在一个总是阴沉沉的地方，即便自来水里流着牛奶，你也很难神清气爽。以我看，心情不爽，比之其他因素更影响健康。

好，不说成都的坏话了。公正地说，成都也是一个好地方。我只是想说，即使如成都这么好，也不及西藏更让我喜欢。如果我说我和西藏相见恨晚，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只是很多人都这样说了，我就不再说了。我只跟我自己说，我只跟我自己后悔。

至今我也不甚清楚，西藏为何对人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着迷。

其实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西藏：它位于中国西部，北纬二十六度五十分至三十六度五十三分，东经七十八度二十五分至九十九度零六分，它的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境内海拔七千米以上的高峰有五十多座，其中八千米以上的有十一座。气候寒冷、气压低、空气稀薄，与印度、尼泊尔、锡金、



飞向高原

不丹和克什米尔接壤。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但凡是去过西藏的人，没有一个会用这样的文字去概括它。他们会搜尽所有美好的词汇形容它，再搜尽所有热情的词汇表达对它的爱。我从与人们的交谈中，从一些散文随笔中，从网上网友们的聊天中，从行走途中的耳濡目染，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人们对西藏的那份儿热爱。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旅游的升温，西藏已经不是热，而是烫了。人们说到西藏，总喜欢用“向往”这个词，或者“梦想”这个词，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启程时，就已涨满浪漫和激情。

而且，人们在走进西藏后，都会变得纯净，善良，坚强，变得感情丰富，变得浪漫。困顿的生命也会在那一刻挣脱束缚，自由灿烂地绽放。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们的眼里，而是反映在人们的血液里，心灵里。

我还发现，真的喜欢西藏的人，是不用言语的，而是用行动，就是说，他会

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不似别的地方，去过了，说两句赞美的话就了了。西藏会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爱。

这真的很特别。我虽然去了多次，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连我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西藏，也不甚清晰。我只是觉得，那里令我感到亲切，那里令我安宁，那里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环绕着我，让我有回到故乡的感觉。每次离开那里回到原处，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无所适从。

那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那个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那个天荒地老日月同辉的地方，真的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灵魂故乡吗？我不敢确定。

我只知道，西藏，与我的梦境相吻合。

虽然是第十次进藏，也依然兴奋。也依然惶惶不安。

四五天前我就开始收拾东西。这是我的习惯，把箱子打开，想起一样往里丢一样，箱子一天天满起来，我的不安却怎么也放不进去，只能随身揣着。不过这种不安除了我自己，谁也看不出来。

知道的朋友说，又要去西藏？或者说，怎么又去西藏啊？

如果一个人到北京十次以上，或者到上海十次以上，甚至出国十次以上，是没有人会奇怪的，但去西藏，总让人好奇。因为这个缘故，我一般不跟人说我要进藏。回来了再说。

尤其不能和我的父母说。

我的父母都已经八十了。这样一个年龄，是该万事不管，万事不操心的年龄。管好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他们总是操心我，我若天天待在成都没事，就算了；若出门，尤其是去西藏，他们不可能不牵肠挂肚。所以我总是先进去后报告，或者不报告。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家里装了电话后，我就每周和父母通一次电

话，告诉他们我这里一切都好。然后听听他们的声音，从他们的声音里判断他们身体是否好，心情是否好。已经十几年了。这个电话看上去普普通通，对我和我的父母来说都非常重要。我若是没按时打过去（每周六上午），他们会打过来。我若打过去没人接，也会惶惶不安，直到找到他们为止。出发那天是星期天，我头天刚打过电话，所以心里很踏实。

去年走川藏线，出了车祸。我就一直没跟他们说，回到成都也没说。心想何必呢，反正也没大事。后来我写的长篇散文《遥遥远远的路》发表，他们看到了才知道。还是感到后怕。我安慰母亲说，我是个福将，不会有事的。母亲说，还是不要去了吧。

“还是不要去了吧。”我每次从西藏回来，母亲都会这么说。可她心里也明白，我不会听话的，我还是会去的。连我的儿子，也从小对我去西藏习以为常。记得我第一次进藏，出来时晚了好几天。两岁的儿子问我，你为什么没按时回来啊？我跟他解释，买不到机票。他说，你不是说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吗？你为什么不背着降落伞从上面跳下来？

我乐了，不知如何回答他。后来他大了，我再去西藏，打电话的时候他会像个大人似的问我：你那里路况好吗？今天，我再从西藏回来，通过越洋电话跟儿子说起，儿子就说，等我假期回来，我也要去西藏。

儿子是在我的一次次西藏之行中长大的。

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西藏之行中成长。